

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著 原 鏗 倭

值價與義意之生人

譯 菊 家 余

譯者的短語

一、倭鏗、傑姆士、柏格森三位，在現代的思想界同佔有極大的威權。他們的學說，雖然同是「生命派」，「行為派」，「具體派」，畢竟還是各有各的特點。當此國人推開窗糊大行深呼吸的時候，對於這些名家的思想，應該一一介紹，好讓國人去為比較的研究，去行自由的取捨，再莫落入一家的窠臼，再莫懾於偶像的權威。

二、年來國人對於人生起了根本的懷疑，稍有思想的人，莫不想求一個合於真理的人生觀。赫曼 Hermann 說：「人生之意義與價值是一種極為有效的努力，使得有識的人在人生問題上有一種切己的，試驗的興味。」（*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represents a most successful effort to awaken in the educated mind a vital and experimental interest in the great life-problem 自然，這書一入我國，未必就能使我們替人生問題求得一個圓滿的解答，不過有了他的說法，或者也許能够引起一些子新興味！

三、倭鏗的哲學有一個特點：就是歷史的。他討究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先從歷史上就

(一)宗教，(二)內在唯心論，(三)自然主義，(四)理智主義，(五)社會本位主義，(六)個人本位主義等，一一加以批判詰難，再才確立他的獨立的見解而高唱其非破碎的，非矛盾的，非凡庸的，統整的，獨立的人生。我很不願把這書推尊得像「聖經」一般；我所信的，祇是以為這書可以做研究各派學說的參考資料，亦可以指出時代精神的缺點——破碎的，矛盾的人生。至於這書有無真價值，還是請讀者自己去看出來。

四，著作者的原書是用德文寫的，英，法，俄，西班牙，日本都已早有譯本。我這次是根據 Judge Gibson 和 W. R. Boyce Gibson 的英文譯本重譯出來的。這兩位是研究倭鏗學說的專家，關於倭鏗哲學都刊有許多出名的評述，而且他們的譯本又曾經倭鏗親眼校閱參正，所以我相信英文本與原著無什出入。至若我的譯本有無錯誤呢？却祇有求閱者諸君的賜教！我很覺得哲學最難翻譯，而倭鏗的哲學與文體又都有特殊風味，所以每每說，我不配翻譯這本書！

一九二〇年秋暑期間寫於黃陂的自進學校

原序

我們研究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目的是要使人覺知時代底精神問題，而且要求各人於此多加協助。此書底旨趣如此，研究方案因之縮小；然而在範圍之內，仍有闡發的餘地，讀者往後自然明瞭。我想有人覺得此書底第一部，批評的論究，未免失之冗長。其實主要論旨——此旨昌明，『人生底再造』與『文化底復生』即有可能——決不能動人深思，如果不使人了然於我所述者乃是達到目的之唯一路徑。因此，批評的論究，不可刪節。他非贅疣，乃是要素。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倭鏗喻多序於耶納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目錄

緒論

上篇 時代的問題

第一章 舊派的解答

第一節 宗教

第二節 內在的理想主義

第二章 現代的文化

第一節 工作

第二節 實在論的解答

一 自然主義與理智主義的解答

二 非難單純的人本主義

中篇 回顧與前瞻

緒論……………一
上篇 時代的問題……………五
第一章 舊派的解答……………六
第一節 宗教……………七
第二節 內在的理想主義……………一二
第二章 現代的文化……………一九
第一節 工作……………一九
第二節 實在論的解答……………二五
一 自然主義與理智主義的解答……………二六
二 非難單純的人本主義……………四四
中篇 回顧與前瞻……………六一

第一章	研究的結果	六一
第二章	現狀的煩惱	六八
第三章	積極解答的導言	七三
下篇 解答的改造		
第一章	基本研究	八三
第一節	主要論旨	八三
第二節	申論	九五
一	試爲人生尋求確實的基礎	九六
二	自由與創造力的發展	九九
三	自然人的屈服	一〇五
第三節	解釋疑難	一二三
第二章	總結前義	一三八
第三章	應用	一四七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The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德國倭鏗

Rudolf Eucken

原著

余家菊譯

緒論

人生有無何等意義與價值？有此種懷疑的，並非為幻想所支配。我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們不能冒充真理的主人，不過必須從事於真理的發見而已。煩擾我們的，是這個未曾解答的問題，然而我們對於解答的嘗試，決不可加以厭棄。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以前各派說全無一點確實，往後我們，要詳細的指明。要表明確實之必要，自然無須精微的辯論。我們受繁複印象的壓服，受無限問題的圍攻，在昏亂之中，要看明一個貫徹的意義或目的，實在很不容易。人生不是單純的遊戲，而需要勞動與工作，捨棄與犧牲。人生值得勞動麼？值得工作麼？全部的善果足以補償各部分的危險與損失麼？我們主張人生值得生存，果不失為公平麼？此種問題，不僅富有研究的興趣；若是高尚的信仰，不能灌輸

熱血與歡樂到吾人行爲之各部分去，吾人畢竟不能實現人生最高的可能性。

在某時期，此種問題，真是沉寂無聞，古人的成訓與社會的要求，安排了指導的路線；沒有餘地，讓我們懷疑我們目的的確實性。但是偶然讓一個懷疑起了，讓全般結構下面的假設重新成爲問題，於是就要看見那種錯謬，蔓延蕩漾，好像燎原之火一般。一種問題越變得複雜，是由於我們思考的越多，我們每想去證明，雖說人生的表面有種種糾紛，究竟還有一種意義與價值，究竟可以鄭重的宣告人生是值得生存的；當我們生起此種想念時，我們使用能力，似乎太過。令人昏眩的懷疑，足以減少時代的活力。對於這個道理，有個明白的證據；雖說人類有可驚的行爲與不斷的進步，但是並無真正的快樂。信仰與安全，並無透澈的意義；不過是一種傾向，加增人類的微賤，使人類卑鄙的思念自己在宇宙中所享有的位置。稍作精密的考察，即發現統一人生的精巧企謀，確實存在；但是採用的方法太紛歧了，甚至彼此直接衝突。有各種的傳統，有各種的理想，性質上根本不同；所同的，祇是同樣的引誘我們去趨附。既沒有一派能夠顯然勝過其他一切，所以矛盾的趨勢

與矛盾的標準仍舊是現代的典謨。在此以爲是絕對的善的，在彼反以爲是無可寬貸的罪惡；前一個人咀呪不遺餘力的，後一個人也許覺得是愛不可捨。對着零碎的經營所浪費的全般精力，我們只好陳設一個悲慘的失敗——把人生當作全體去處置之不可能，要達到的目標的性質與要走的路徑的性質都越發變爲不確定。此等情形，使我們不得不問，我們在黑暗的懷疑之中，能不能從人生裏面搜出一種意義與價值。種種衝突的素質是不是將永遠屈服於某種強大的建設觀念？

若是我們長此不將人生看作一個整體，此種問題就永遠不能解決；祇有將人生看作一個整體，才能去判斷他的價值。但是怎樣才能了解他是一個整體？我們不得不嘗試一番；快樂的熱慾使人不得不嘗試——這是理性的生物所健羨的；理性的生物不願完全犧牲在流轉的一瞬間，還要努力尋求涵蓋一切的目的。All-inclusive end 不論此種要求是何等緊急，不論鼓動要求的情感是何等深沈，若不涉獵到人類領域之外，決不能獲得滿足的結果。因爲人類生活是貼附宇宙生活之上的，必須覺知人類在宇宙中的位置，必須

按照宇宙的法則去統御行爲，必須避去與物之真理及人性之真理相矛盾的快樂。那麼，有無方法可以調和快樂的慾望與真理的要求呢？凡想鞏固人生價值與特色的人，的確都有調和快樂與真理的夢想，但是能不能實現，又是另一問題。這個問題確是成立了而且急待解決的，然而從來的人，誰亦沒有解決他。他是時代的最深意識的出產；發達到了我們現代的程度，他是不可避免的問題。除了把哲學當作口頭禪的人以外，亦沒有一個人不承認關於人生利益如此緊急的問題乃是哲學上應有的問題。

上篇 時代的問題

現代的人，關於他自己以及他的生活的意義，都無確實的見解，是無可諱言的。這是因為，不但要思考環境的複雜狀態，而且要思考與他的存在相對抗着的還有個超越的世界。古代傳來的成說與新建立的理想，兩相爭鬪，都要我們做他的不貳之臣。成說的歧異，不僅關係於細微末節；而且為我們的生活建立種種根本不同的基礎。所以關於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就有種種直接衝突的說法。舊派主張有所謂不可見的世界的權力。不可見的世界，祇可依着心靈去體會。感官的生活祇有承受的，附從的功用，而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代表此派的，有宗教及內在的理想主義。至若新派呢，他說明人生，不到另一世界去尋求淵源。他以為，如果不在感官生活的範圍內，我們即無從知道快樂與憂愁；如果必須找出生活的統一，必須找出生活的意義，亦祇有在感官生活的世界內去找尋。想跨越這個範圍的努力，祇能產出一些幻想，祇能引導我們陷入失望的謬誤。新舊兩派都於我們有深厚的影響，而且實際上分領了我們的忠誠。關於理想，關於價值的標準，我們多受

舊派的影響，關於利益，關於事業，就多為新派的所支配。
從何處我們可以得着一件說明書，以解說人生值得生存？

最後我們究竟應該歸依何派？

第一章 舊派的解答

第一節 宗教

從老大的過去傳來的宇宙解釋，對於近代的思想，還有支配的力量；而且有許多人很信他的力量能給人生以價值與光榮。此種信仰立足於一種固定的假說之上。有一個超越的精神能力創造了世界，人類，以及其他各物，我們祇能用信仰去認識他。人生一切的利益，都是以人生對於此力之關係為轉移，在人生與此力不一致時，此種關係就更為緊要。如果關係破裂，人生就立刻流於墮落。惟一高尚的企謀，祇有恢復神聖的交通。欲恢復神聖的交通，又祇有完全改革裏面的生活。有了道德的復生，就可以使人類所不能的，都變為可能。在道德的復生中，神聖的愛與美，是必要的開端發緒的要素。既已開端了，往前的事就靠自己努力。不但要時常真心虔敬，不但要時常忠心保守已得的光榮；而且必須做神的伴工，好在大地上建設神國。

有了如是的信念，關於自身以及自身生活的工作，就可以好好的得着一種高尚的觀念。既然儼如神的形像一般，就可以站在真實宇宙的中心；宇宙的輪，環着他轉。他的行為決

定宇宙的命運——而且永遠的決定。再且各個人雖說與神界有不可斷的關係，究竟各成一個活動的獨立中心，而且把自身看作一個目的；更進一層：個人的決定，於全體的完成，很關重要；全體的完成，即與個人決定的最小部分，亦不無關係。

從宗教的說法，生活有極多的煩惱，困難，與痛苦。宇宙的嚴厲過於可怕，人類生活的衝突現象過於深刻，絕對不能給我們以普通所謂的安樂與幸福。驟然看起來，與其說宗教減少世間的罪惡與痛苦，毋寧說宗教增加世間的罪惡與痛苦；但是神權的行使，正在此處解放人類，使他超越愁苦的地域，使他創造新鮮的生活，又許他分享神的光榮，神的完全，神的永生，而且得到圓滿得不可想像的幸福。善對於惡的最後勝利，早已預先確定，人類生活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為這個偉大的目的服務。如此的生活，實非容易的生活，然而目的高尚，基礎穩固，決非無意味的曇花一現。

宗教的生活，充滿人間，已經數千年了。揉合人類，使他成為堅固的團體，給予人類以精神的刺激與安慰。然而他的效果，和他的基礎之不生疑問，有密切的關係。在宗教心範

團以內所起的懷疑，可以大增宗教的氣勢——試看與古斯丁與馬丁路得；至若對宗教自身的根本懷疑，縱不真正的毀滅宗教，亦必減少宗教的許多勢力。在現代大為活動的，使宗教的利益繼續消滅的，即是此種根本的懷疑。

最後又用懷疑的批評，顯然的反對宗教教義。如果舊勢力奮熱情還在神台上光明的照耀着，此等批評亦不甚有力。信仰，即自信與自卑，可以因思考的難關而擴大勢力。如果批評引起甚大的影響，必由於時代精神起了激烈變化。有種時代——机隘的不安的時代——宗教是擺動精神的力，是全般生活的主宰者，指揮者。此即古代的閉幕期間。在此期間，人間沒有值得追求的目的；精神的生存顯出悽慘的狀態，而且只有依賴別一世界的唯一方法。有英雄氣派的信仰，把住此另一世界，使他與人類發生密切的接觸，而且以他為裁判所，使俗界可見的世界得着悅樂與存在的價值。想像亦活躍起來，欲用具體的形式表現不可見的世界，而且使他格外的活潑，格外的能够刺激人。即在此處，生活的深意穩固了，神人的衝突避免了；神人的合一——一切宗教的柱石真理——成爲異常顯

明的事實。此卽是英雄時代——此時代能够改換生存的全般面目一切困難事業都看作容易，一切不可能，都看作尋常，而且主張不可見的神緊貼着一切實物。

凡此種種時代，在人類生活上，操永遠的勢力，但他們的特性都隨着他們滅亡了。因爲在此種狀態之下，要繼續生存，是不可能的。若是伸張過度，不返回轉到沈靜的狀態，卽將中途折斷。然而宗教反因伸張力弛緩，陷入危險狀態，而不能要求做人生正當的中心支配力；他的責難失去了固有的動人能力。人神的衝突復原了；宗教的事實與經驗失其顯活了；宗教成爲無興趣之生活的粉飾品了。此種變遷的始期，在近代的初年——在此期內，久被蔑視的自然世界，獲得吸動人類的新權力，用新鮮言語對人類談話，吩咐人類從新生氣的淵泉汲取新勇氣。人類得着關於自己權力之雄視的自覺；世界事業的各種問題，環繞他，炫耀他，把救濟靈魂的思想排擠到腦後的深處。集中一切思想與念慮到精神生活上，去的心境，簡直是他不能理會的。如此重要的變化，自然拋些疑問到人生問題之宗教的解答。疑問的前進與宗教生活的衰落，是相符合的，不問宗教的外形變與未變。宗